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
第三十二回 戰唐埽誅暴立賢 鬧洞房移花接木

天剛明，百不敗已將宅門打開。門開處，有一個書童打扮的拿著一根兩頭鎗，鎗將出來，迎著的便做兩段。又有一個丫鬟，在屋上射人，將謀士百計星，一箭從口裡貫出腦後。又有一個僕夫，拿雙鋼東西的打人，打得這些人七零八落，多半淹死塘中。那不败拿口橫刀，乘間閃進宅裡，只見無知偕少青坐廳事調笑兒。一個綠臉書童，手拿著雙稜白纓槍，向無知耳朵裡，不知說些什麼。一個矮胖的丫鬟，拿棒兒站著，亦啞啞的笑。不败思量先斫倒那拿槍的，遂揮刀從斜刺裡斫來。那書童只做不知，待他斫得近了，低著頭，搶一步，將他腰帶兒一提，向階下一擲，叫人捆他時，動彈不得，已不活了。雪燕笑曰：「這人禁不得一擲，卻來算計人。」言未已，忽更生從屋脊上跳下曰：「足足同著春桃不知殺往那裡去了。我們不如一齊殺進鄉長府裡，將鄉長一家殺絕，別立鄉長，顯顯威名。」少青拿口劍，無知無拿得動的軍器，更生向門外塘沿邊，拾根丟下的小槍兒，給無知拿著，教女兵關門守著行李，各上了馬，出得門來。見塘中盡堆塞著死屍，惟一老嫗從屍堆裡抱著一個渾身是血的，哭曰：「我的兒，你死得慘呵。」無知上前看時，正是那偷天嫂。大笑曰：「你的偷天嫂呵，你不去偷天，偏欲偷我的奶娘。偷我奶娘不得，又來這裡偷死屍。罷罷罷，不如做個槍下之鬼，去偷鬼漢罷。」老嫗回顧，見無知等，驚得淚都沒了，欲走不迭，無知拿小槍兒刺去，正刺中老嫗的乳，復一槍時，嫗已倒地不動了。又行一會，靜悄悄的無人行動，只見山維周騎著馬，帶著四五十個步兵，從一條小巷裡衝出。無知呼曰：「舅舅帶我們往鄉長府裡殺人。」維周前行，無知等跟著。剛至府門，忽裡面走出兩個人來，一個是春桃，手拿著一簇人頭，後面拿兩頭鎗的是足足。雪燕問：「縱子行兇的鄉長殺了麼？」春桃將手中一顆人頭提起來曰：「這不是呢。」遂同進府裡。無知令維周的兵將府中及沿路死屍扛出鄉外僻野處焚了。遂出告示安民，立山維周做唐U鄉長。維周令妻夏氏拜見無知，又恐人心不服，留無知等鎮壓數日，潛使人往石棋迎父母、兒子、妹子及幾個同親的山氏兄弟，到唐U鄉居住。明日，使人修整無知等所住的空宅，改作迎賓館，鋪設停當，與妹子山翠屏成親。無知大懼，思量逃走，又思量將真情說出。少青曰：「你時常小覷我，呼我作渾家。今又娶人，我不妒忌便是絕好的大娘了，為何只想逃走。你平日的膽包了身，遇至可懼可怕的事只是笑，今日這些些的小勾當，偏懼怕起來。」無知瞅少青一眼，卻不言語。春桃曰：「我尚有一事要商量的，昨往鄉長府中，春柳使人傳說，已稟明翠屏姑娘與新鄉長，要搭日成親的，這事怎處？」少青咄的一聲笑曰：「你們做男子忒不濟，只解向外面調戲人。若真個同衾共枕時，又慌的不得了。我有個絕好法兒，只不說給你聽。」無知挽著少青曰：「我的賢妻呵，你便說說，為丈夫的不貪新棄舊，讓你做大罷了。」少青向無知耳朵裡說了一回，無知曰：「這可以暫時瞞過的，終久怎了？」少青曰：「今夜成了親，明日我們打伙兒去了，你且脫了身，後來的事隨他造化罷。」無知笑的低著頭說不出話。春桃在旁略猜著幾分兒，向少青說曰：「一客不煩二主，春桃也要依樣。」足足等問知此計，一齊哈哈的笑個不住，腰都笑彎了。至期，無知穿了做狀元的那件翠羽錦袍，戴著八寶天青襪頭，春桃也穿件紫羅袍，切雲冠，俱騎了錦鞍馬，往鄉長府裡迎親。一路笙簫鼓吹，結彩懸燈。彩旗上寫著「花狀元迎親」，至鄉長府前下了馬，先登堂拜了高子夫婦，又拜了新鄉長維周。迎著新人的轎子作了揖，春桃亦行了禮。拜了春柳的轎，上馬先回。賓館中酒筵未散，鼓樂集門。人報新人到了。伴娘捧著新人，與無知交拜天地，又拜了少青。春桃、春柳亦交拜了，一齊送入新房。原來無知的新房，與春桃參錯相對，中間只隔著幾步。新房中各擺了筵筵，銀燭下，無知見翠屏又嬌豔了許多，向前作個揖曰：「自別姑娘，時時懸念，不知姑娘亦記掛著小生麼？」翠屏回了禮，曰：「前者聞郎中了紹莊的花狀元，甚為郎喜。為何拋了妾，先娶人呢？」言著，眼圈兒紅了。無知近前摟著，拿酒杯兒，笑曰：「姑娘飲杯合盞酒兒罷。小生前在百花輿被繡球打中。紹莊公硬派著，是沒奈何的事。姑娘怨了小生罷。」翠屏伸玉手向無知臉上一捫曰：「你這俏臉兒，誰不想你。只是妾先受聘，大娘須讓妾做的。」言著，飲了無知手中的酒，又拿盞兒酬著曰：「願郎飲雙杯兒。大娘應是妾做的。」無知曰：「這話還費躊躇哩。我先娶這個可奶娘，年紀又大，他說姑娘雖受聘在先，只是枕邊的風月他先占了，大娘肯讓別人？這些話卻不大費躊躇麼？明日小生藏兩個鬪兒，你們拈著的，便做大好麼？」翠屏曰：「誰耐煩與他拈鬪，明日問我哥哥，哥哥說怎的便怎的便了。」兩個又獻了幾盞兒酒，翠屏的酒量上了那桃花臉上，不覺的春心動起來，曰：「記去年郎宿妾家，明月將圓，忽遭雲掩。盼到今宵，才完心願。願郎無負此千金一刻，須早早。」說至此，羞的以繡巾掩著口，便不說了。無知曰：「新人原是舊人，羞什麼？說便說完，為何只說早早，到底怎麼叫做早早？」翠屏醉態惺忪，屢轉秋波覷床上。無知只做不知，目灼灼只是笑。翠屏曰：「你不上床，呆呆的看妾怎的？」無知曰：「姑娘請先登榻，小生尚有些公事，出去就來。」翠屏媚眼兒睨著無知，笑曰：「妾被郎勸多了幾杯酒，手兒麻了，這衣裙是無氣力脫的了。」無知笑嘻嘻抱著翠屏上了床，為他解了衣，又去脫裙。手觸著他小肚下那銷魂的地方，不覺心動起來，將他這裡扭了一下。翠屏曰：「哎呀，你這般癡賴呵。」無知笑一笑下床，拿著燈開房門出去了。少間，聽得門兒響，有人轉身兒關著，只不曾拿燈進來。走上床，摟著親嘴，翠屏捫他的肌肉，笑曰：「郎的肌膚比去年略覺胖了些兒。」那人格的一笑，便伸手向翠屏下面捫來。捫得興動，大家摟著。「呵呀，郎下體這般粗雄，慢些兒罷。你前兒說軟弱不能育男女，可知是哄妾哩。」那人只不則聲，復格的一笑，廝齣著。頃之，陰溝流丹，火齊盡吐，雨散雲收，下床去了。翠屏曰：「你不歇歇精神，又往那裡去的？」只聽得呀的門響，無知應曰：「黑洞洞地，誰耐煩。我叫丫鬟點著燈，泡盞茶兒吃才睡哩。」只見更生拿燈進來，瞅了無知一眼，一面笑著，一面去了。無知揭羅帳，看那翠屏時，覺得蘭息綿綿睡著了。又轉步兒出去，暗暗地往瞧春桃。只見房門外伏著一個人，正是春桃，向無知搖手兒。無知教他拿茶。吃了茶時，已五更了。遂關了房門，抱著翠屏而寢。天明梳洗已畢，只見春桃、春柳一對兒朝著無知、翠屏磕頭。無知又拉翠屏來見少青。少青教人打點早膳，吃了好趕路程。翠屏曰：「奶娘去時，須留著趙郎在這裡。」少青假意兒變了臉曰：「奴家公婆望穿了眼，望兒回家的。你留他做什麼？你去得時便隨著我們回去，去不得時，只好在這裡守著，待我稟了公婆，然後著人接你。」翠屏嗚咽哭將起來。無知曰：「姑娘休哭，小生回家一遭兒，復來與姑娘住的。」言著，挽翠屏坐膝上，拭眼淚。少青假意兒惱曰：「罷了，你們這等涎臉，大堂廣眾地調情。奴家成了親一個月，還不敢正眼兒瞧著趙郎，你只一夜的勾當，卻怎地。」言著，怒忿忿地下堂，去打點早膳了。翠屏羞得滿臉兒紅了，只得推開無知，挪腳步進新房裡，無知亦隨著進來。翠屏倒在無知懷裡，哭個不止。無知拿巾兒替翠屏拭淚，不覺自己亦嗚咽起來。翠屏曰：「趙郎呵，你看這枕兒今宵誰與並著，這衾兒今宵誰與溫著呢？妾看可奶娘是個醋壇兒，妾的終身幾時是了？」無知曰：「姑娘，我回家一遭兒，定然獨自一個來這裡與姑娘住著的。這些時，日夜與姑娘摟得緊緊，飯也不吃，步也不移，摟到一百歲好麼？」翠屏曰：「人情似紙，世事如棋，怎能夠呢？郎若憐妾時，拿臂兒給我咬個齒痕兒作記念罷了。」無知伸玉臂由他咬，翠屏拿著臂時，香口兒銜了一會，卻不咬。無知曰：「為什麼不咬呢？」翠屏曰：「怎捨得咬郎。郎臂痛一下時，妾心痛一千下了。」只是拿著臂兒拭眼淚，又曰：「郎回去見了公婆，來不來，隨郎心事。但妾的夢魂兒，夜夜尋郎是難免的。倘若尋著郎時，郎休見拒，即是郎的盛德。」言罷，長吁了一聲，又曰：「妾欲吟詩一首送郎別，只是心意亂了，口占俚詞一闕罷。」低唱曰：

西風料峭柳參差，欲折惜長絲。一宵恩愛便分離，恨成就得遲。一相好，百相欺。檀郎知未知？只愁魂夢積成癡，纏綿無盡時。

無知曰：「姑娘情深思婉，撩得小生心兒比姑娘越亂了。雖然，亦欲占一詞，以酬姑娘，願姑娘細悟詞中之意。」因以手敲著翠屏的股，咽咽翕翕而唱曰：

□□雙兔，迷離盡把雌雄掩。蜂蝶混鴛衾，雲雨淹花簾。情假情真誰知者，奈此日粉啼香斂。一段離愁付芳草，願綠波同染。